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九

山陰

張洪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賦

瑞麥賦

并序

形似語頗爲曲至而後嫌說理

嵯縣吳公治有恩惠時麥秀有多至三岐者
學之師弟子圖傳其事尹君周君不遠數百
里令涓賦之於是涓賦涓本直慙少文不知
忌諱體二君之以德諒吳公之我知受我則

陳不受則已其辭曰

爰有吳公知嵎未朞治政無雙高出等夷召至和氣
郊麥離離兩岐昔秀今獨三岐以此張堪不猶過之
一本而生二參以披辟如人目而雙瞳子辟如海洲
而三島峙雙旣兼精三復加侈苟非厚鐘焉得呈異
厚豈無因中和所致致之者誰敢歸執事爾其上
下之原東西之野莫雲其平朝霧斯洒金旣徂而火治
翼將臨而胃下駢銳未以若刺拆圓草其欲捨則有
類本異殊事非借假三隅忒矛無以喻其鍼芒雙筭

步搖不足數其靚雅當迎風而靡散若濡露而晶呈
飄然紛比翼之鳥曜兮映大火之星實兼垂而彌俯
稽台捧其愈兢纍如貫珠挾組而佩錯焉割據鬲足
其勅或三而二聚女羈男角之狀或二而三成男朋
女粲之形分二三而兩在合二三而五成總千莖其
可合亦萬穗其可分合之則人身之藏并居於一膜
分之則人性之德獨應於一倫且其濟濟踳踳栗栗
穰穰味以薦寢穎能脫囊屏百穀以先登受四氣而
愈揚匪后稷之專能受上帝之於皇民之大寶天之

降康得之者昌，失之者亾。周官雁其宜食，天子彘以先嘗。是以大水書無宣尼示戒，關中早種，仲舒告王。縱使結實如故，刈穫卽常。斯亦室家之胥慶，何況於杏蓀而連萌，翠華綢繆，綠蔭翔翔，標鬪犖牛之尾，粒排鯨脊之章。把不盈而蝟縮，握愈斂而偃張。借綠龜而共產，比甘露而爭瀼。飯入口而兼味，麴始塵而烈芳。木稱連理，胡適於用。苞有三蘂，徒結其英。誠未若此物，固翁媪之所創見，而耳目之所未嘗。昔子輿氏有言曰：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或有不同者，則人事

之不齊而雨露之長養豈視夫今日之異種也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若麒麟之於走獸而飛鳥之於鳳凰
則又安異乎學官弟子驚告乎縣長而奔走於詞場
者哉然渭又聞學士弟子之呈茲瑞於公也刈以腰
鎌盛以孟盤謂公德政之所致焉公直答曰是偶然
爾寥兮廓兮直長者言長者之言夫豈無故胡有茲
祥而不以疏慨茲歲之元辰揜陽魄其如暮
是年正月食
謂雲密而不彰亦既昏而改度適遐方之封事云朗
焉其躬睹斯陰陽之兢凌實中和之螟蠹 聖主憂

之而屢見於言、公卿思之而不得其故、夫長河行潦、
一泓告清、元氣客邪、支體稱勝、失源委之權衡、迷標
本之龜鏡、且宋之友諒嘗進是瑞於太祖矣、太祖
怒之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爲、豈以當今聖明而顧
俛焉是聽哉、憶高皇之三載、麥稱瑞於寶雞、進嘉
莖之五穗、命學士而制詞、時則南取襄荊、東下江浙、
閩海全齊、啄息來庭、秦晉周梁、角崩和闕、戎狄疲於
轉徙、蠻夷消其猾傑、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
銜瞬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苦秋冬之

奔命萬室不保一麥何支四方如此一縣何爲固矧
吳公之退讓或有在於斯歟

醉月尋花賦

并序

同學陸君自仲敬滕叟家見某所作四花賦
私悅之遂以其所號樣峰屬焉某曰賦號非
古也陸君曰某居常好於月夜泛舟以爲樂
子其爲我賦月舟無何陸君夢人與語曰徐
子世之佚才宜必得其篇章君可授以醉月
尋花題令賦之而陸君雅致固不負夢中之

言者某聞而不辯也賦曰

蕪穢之作何關神明好尚之精遂通夢寐既援毫而
不下恐有孤於靈惠花惟春麗月以秋澄嗟一時之
各擅信二美之難并當夫月皎秋宵花則從風颺於
既久迨於花乘春令月或濛霧雨於初零遂使尋花
者指月以咏嘆醉月者無花之可尋斯人生之行樂
求絕盛其何心惟達士之寥廓與造化而沉浮寓何
入而不得景何逢而不投尋花則春醉月於秋苟春
月之可觀諒與花其均賞使秋花之堪掇遂並月而

兼酬爾甚結好聯知牽裙握手鼓琴擊筑飛觴藉艸
薄霧收鬱於庭除弱烟罷羃於空表拂衣而前上壽
爲樂盪盈虧之倏忽與生滅之杳天憫烈士之云暮
沉壯心而弗早匪干時以小售欲致主於大道橫佩
劍於一盼缺唾壺於數擣或事日以抒懷恍視花而
寄嘯顧清影之在地爲起舞於一掉人謂其醉月而
尋花抑孰知有託而無告期則主人之激昂而亦吾
儕所悲悼當其感息懷平情陶性逸審幻真於眇微
覺天地之瞬息一盈虧則月也焉而低回黜生滅使

花亦爲之解釋。當斯之時，可飲一石，欣皓魄之流彩，暢嬌妍之弄澤。依枝繞樹，何心孟德之詩；聚霰紛霞，如步洛陽之陌。置主人於不問，邀羿妻而隨。得一咏一觴，以語以默。一杖一履，以山以澤。與造物而同春，會千古於今夕。若乃因景抽志，觸物增悲。懷月夕以永念，對花辰而致思。假辭爲樂，強尋以疲。撫清光而俯仰，盼飛英以踟躕。奉杯三五之夜，走馬紅紫之隄。斯乃兒女子之嬰情，豈大丈夫之所期。諒斯言之匪衷，於夢寐而質之。

女笑館賦

顏屢空憲。寧襟。甕雞小椽。抱膝蟲吟。鄰沼芙蓉。於莫
之春。斬其枝。楸五寸。不盈我居。下濕宜此托根。二几
理槎。八弦而蕤。晨縞夕朱。朝純午駁。是名弄色。亦呼
木荷。宜照南浦。對采西霞。亮未笄而飾。曆宛十五之
吳娃。垂嬌短艸。坐顰低情。侏儒綠舞巾。紅卓寸。詎婆
娑而不凌。忽抽筍之賦。奔梗商颺於霄表。俯秋水而
影浣。胡榮捷之若斯。顧不貴而共賤。惜妙色之陪涼。
吾取以名吾館。

壽吳家程媪

繫坤輿之靈淑兮，必躬裁而始培。機要妙於至無兮，乃漸有於胚胎。覽母氏之卜，滑兮固吳旻之所眷。爰篤生而懋稟兮，羌季女之婉孌。承端明之名碩兮，母實苑其苗裔。從浴水以瀟流兮，均渭洽之陽涘。荃垂竚以紛瓊兮，妥施祿之淳淳。胡瑟琴之既翕兮，倏箕帚之弗陳。藐遺孤之呱呱兮，愴九苞之初鷺。孑寡鵠之將雛兮，羽參差其獨覆。紛悅礪以陟降兮，夙望帷而興雞。退解箴以無寐兮，夕伊軋乎房之杼。機體醜

薰萱奉膏滑乎杖者之朝饗而夕餽果餘羹餽忍以
充乎塾者之晝誦而暮歸芴匪度而莫斷機有斷而
訓垂蓋下以成藐孤之令聞而上以豫二老之耆願
含荼有日嚙藥有年桑土網戶凌陰壑堅貫青匪鏗
紅爛瘦粟梓漆連雲茜薑彌各始稱替而中興蚤幾
剝而晚復劬一媛之良寶營之而有餘趺百買之脛
彌持之而不足此內則之為共稱其賢而懷清之臺
所由以築也歲丁亥之嘉禧感母辰之衣謁矧日吉
以時良日方升而川至母乃為雜珮內綦履風興於

房再拜尊章霞効明於夕榆。紅登紫於朝桑。蘭茁條而蒸郁。蓀遶膝以流芳。羔雁充盈。光瑩西池之雪。壺尊交錯。人酣北斗之漿。於是洽婚姻。酬娣姒。篤栢蘿。垂璫珥。歌采蘋。賡沼沚。燭屢更。客亦起。旣醉而稱曰。孝兮節兮。婦與母之宜兮。永以答其夫兮。嗇且勤以。大其閭兮。後螽斯兮。齡耄期兮。匪愆其期兮。

龍溪賦

天有龍雲。地有龍支。山有龍岡。水有龍溪。爾其發源高岫。衍流迴隄。或九曲而百折。或一瀉而千里。涵萬

族之瑰琦，滙五湖而未已。蕩紫鏡而莫凝，迅強弩之激矢。烟其籠渚，風以驅波。漪魚鱗之渙，澱射蛟鬣之參差。渦螺旋之盤結，紛珠濺以璀璨。唼鷗鷺於綠藻，障鳧雁以青荷。斯則幽人之所容與，而亦達者之所婆娑。乃有聖作物覩，雲龍相從。喜臣起魚水相得，雖在中而常侍。實處淄而不黑，栖志詩書，研精典籍。知樂水之稱智，乃臨流而托迹。悟江海之處下，合彌謙而受益。斯則琳琅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適其情。故爲士林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稱。茲托號者。

徐文長逸稿八卷

之真而庶幾於賦號者之亦非無所因也

徐文長逸稿卷九

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樂府

氛何來

氛何來、蔽日明、堯舜禹湯周二王我高皇得知不、列
聖最英者世宗、氛何來、由水木、連公工、堯老倦、勤厭
甲兵、竊權而敗、時當嚴、氛何得之、攬天綱、大者鵬鯢、
小寸魴、一飯未報、睚眦則爽、私借公、孰云不臧、閱

予不幸。質於幕幢。誰其翼者。忠勲所居。金之方律。今索兮。誰不知名。又誰翼之。河九折而翁子善談。而居洛陽輪。不規兮。能激飛翼。又孰數更僕一斛粟。嗟矣哉。大河渾魚村唱伯喈。

句踐膽

古樂府王孫歿燕吸矢以筐盛矢

莊子養馬者

頸則長喙。則鳥膽罷縣。吳爲沼。吳膽先。王膽後。人知之。謂王踵其報。叶嗟嗟王將奈何。膽與矢。嘗孰難。王兼嘗吳以殲。王若辛。孰肥甘。肥哉甘哉。突無烟。嗟嗟王將奈何。王遺黎。悲且歌。

市中虎

隆慶皇、賀太平、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麤蹄大爪、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腳跡、藏何所、日何食、禍不測、幸得郭爺燕客王家山、銅鼓震地、火照天、老畜避火下山去、明真觀、敲道士、秋巷、拘狄吉、橫布裙、嚇出矢、挑過高牆、攪街市、撲行人、墮洞廁、千秋巷裏、少年三十輩、白捧鐵、叉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誰睡、少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教少年剝松下、虎魂魄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

歸家飼妻與母。古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愚魯。今若此云如何。金波羅城中做窠，凡百事儘有似他，難信一邊說話。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幘

王思任季重父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某年月日具官某爲恭進上璠慶 萬壽事臣頃者

遍求靈芝獻充 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覓得靈

芝凡二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見一白龜蹲勢

根下竝已取送到臣該臣博考圖籍竊見龜策篇所

載名龜有八玉龜其一也備述昌符頗極根據臣誠
權誠朴稽首頓首敬用 奏進者竊惟玉龜應圖寶
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
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於穴處山中乃復
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人所未聞奇而又奇瑞
而又瑞者也恭惟 皇上 道光帝堯 功邁神禹

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
之秘典是以介蟲將見芝艸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
頸。珊。然。素。雪。應。世。蓮。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著。莖。之。

守臣灼知此物必非虛生屬天意之攸存斯地寶
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仰贊
玄德四靈畢致敢嫌進獻之再三萬壽無疆預卜
遐齡於億兆臣無任云云

代謝一 欽賞表

仰惟 皇上 精意端凝 玄德昭格兩儀既位四
海承清乃有禎祥適應圖錄素質踵瑞鹿而繼至靈
氣合仙芝以默通斯皆 天眷之有加以致地寶之
造見獲當臣部事值偶然妙本神輸人則何與乃勞

珍賜遠及微臣，盈篋精鏤，禹貢寶荆揚之品，交飛
仙雀，天孫燦雲錦之章，捧以生榮，受而知懼，蓋仰荷
天恩之優渥，既莫量夫津涯，益俯思職業之艱難，
其將何以報稱，臣敢不散之饗士，額頒軍稅于雲中，
服以行邊，追擬賜裘於雪後，準覩四裔，獎帥三軍，益
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伏願 召和履泰，永膺
隆 帝之休 綏夏攘夷，坐獲消兵之福，臣不勝云
云

代閩功 欽賞謝表

諸道奏功、悉承 玄略、偏師協濟、聚沐 榮旌、恭惟
金幣之輝煌、實聳華夷之觀望、一年幾及、萬感難酬、
臣敢不卽物取箴、顧名思義、更於校閱、擬同鍛鍊之
精、每遇機宜、益效經綸之密、

代謝 欽賞表

諸方奏捷、恭仗 天威、小醜盡殲、悉遵 廟算、臣無
功受 賞、揣分奚堪、感荷 洪恩、忠悃與縷絲而俱、
積勉圖後、報素心、誓精白以無虧、

淮陽功賜銀幣謝表

頃者淮陽之捷、本皆出於 聖謨、金幣之旌、遂槩加
於臣等、俯思共濟、錄及同舟、仰答 洪恩、誓將殫
伏願神休、滋至 聖祚、彌隆、陵寢晏安、默祐神孫、之
有道、江淮底定、永循滄海、以朝宗、

啟

代賀嚴閣老生日啟 自雅

伏審嘉誕、正值元辰、既躋八表之遐齡、新添一歲、預
卜他年之綿算、實始今春、施澤久而國脉延、積德深
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雀立、

且昔搜玄典、神形返上古之元真。近侍軒皇、肩宇溢清修之道氣。一時介壽、四座騰歡。衣履仙翔、几筵星列。而况杯浮椒柏、餘芳藹黃閣之中。海出雲霞、淑氣轉青蘋之末。以茲景物、倍切瞻依。職守所拘、驅趨遂阻。徒勤北望、莫馳東海之觴。提頰西池、載咏南山之雅。

代賀李閣老生日啟

黑頭入相、施澤自多。黃髮作朋、受福無量。恭惟某宮二儀淑氣、一代偉人。自然耆舊之英、何俟年資之積。

進居保傅簡在 聖明數載於茲四海稱快時惟季夏恭值生辰羣公款門上客盈座而况某於門下舊有并州之雅不宜自後於衆人辱居開府之專安得進前而上壽頃者橫戈虎穴飲馬蛟川挹瀛海以稱觴喜遙壺之在望更欣令節適當朱火之方炎仰矚上台應傍紫宸而長燦其爲祝願實倍等倫

代賀徐閣老考滿啟

一品崇階副四海具瞻之望九年懋績膺三考陞明之期遇知于主獨深施澤于民自久薦承 帝賞可

卜天心褒美而賜璽書、燕饗以示慈惠、傳聞海徼、遂
聳聽於華夷、走集軒車、定監觀於衢路、某身拘職守、
心切樞趨、遙望台辰、遙與斗仰、兼此五福、而備欽賀、
以百拜而再興、伏冀業大位高、年隨任永、居帷幄而
決勝、賜几杖以乞言、寧獨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允
然元老、翊社稷百千萬年。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啟

職總六官、位尊八座、當庭考課、先教化而後簿書、抗
疏持衡、進賢才而退不肖、士風聿振、化理攸資、頃者

寵數榮膺崇階新陟。卷此青宮之地。繫重本根。諒
哉黃髮之臣。德堪師保。紆朱拖玉。行看報主之身。結
綬彈冠。彌切相知之慶。

代賀大司馬李公啟

一歲三遷。千古幾見。緬惟本兵重寄。允宜元老壯猷。
况當共楫之秋。彌切彈冠之勞。

代賀大司寇江公啟

德惟邁種。職稱明刑。受知九重。交慶萬口。丹書獨掌。
共成寡過之風。青史垂芳。應著不寃之頌。

代加廕謝閣老啟

錫典駢蕃，實深慚悚。封章辭孫，仰望贊成。豈期推轂之益，加以致循。墻而弗獲，廕陞兼得。父子叨榮，回思佳嚮笑之猶難。愈感吹噓之不淺。

代謝部院啟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孤蹤遠寄，萬里何遙。使非雅論之素持，爰啟聖衷之曲諒。則市虎之傳，將信淵龍之探。爲難幸爲先容。跡殊按劍，且觀後效。慶切彈冠，銘心感激之餘。俯首古今之際。必將相和而事功因。

之可立如中外合而威望藉以益隆。自惟仰望清塵、敢附交歡之後、幸而俯加英盼、益彰假重之榮、用以獎師諸軍、圖惟再舉、誓收全績、仰答盛心、懷戀深情、臨楮悵惘。

上郁心齋

譜深哀爲莊語豈不得已而鳴耶

伏惟 明公忠節之後、勁氣全鍾、宦仕以來、直道愈朗、某窮居索莫、不敢竊附於 后塵、同巷交歡、庶幾安希於未契、頃罹內變、紛受浮言、出於恐、則入於狂、出於疑、則入於矯、但如以爲狂、何不槩施於行道之

人如以爲忍，何不漫加於先棄之婦，如以爲多疑而妄動，則殺人伏法，豈是輕犯之科，如以爲過矯而好奇，則喋血同衾，又豈流芳之事。凡此大凡，雖至愚亦知所避，求諸衆惡，惟明公或在所原，頃者如聞

月旦亦步雷同，夫明哲之言，旣共視以爲低昂，里閭之論，又人取以爲依據。今明公於其實，握此二端，以相臨，如見棄於公，雖家置一喙而何益。私求其故，蓋亦有由，或因緣隣竝，芣苢之好，素敦故分，別姪公闕，駐之咏，攸屬，因而見惑，殆以是乎，抑不知河間

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買宅重嚴乃有竊香之狡使當年卽歿又何異夫莽謙惟九載勿成乃始明夫無罪事難槩料大約如斯伏望明公曲諒隱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說賜挽後評倘能出萬歿於一生卽是垂三綱於九鼎不勝懇竦實倍呼號

謝太傅夫人劉頗禁其嬖太傅戚稱后妃關雎螽斯不妬之德於其前夫人曰二詩是何人所作戚等對曰周公夫人曰可知若是周姥必不如此作婦護婦世之常情也偶用古人比倫多失不暇詳擇乞原恕尚有辨款頗繁容續呈

禮書

恭惟親家先生高擅文章不獨負青雲之器夙敦
道義尤雅許素心之人某違越故園棲遲茂苑受一
廬而環堵合四海以爲家冢嗣旣睽女郎亦嫁獨將
妾絡秀爰及阿奴真對影而成三冀及髻而求匹用
存一線永此百年方慚薄祚之難攀何意俯從之遽
及謹陳不腆肅締初盟豈敢云羔雁之儀真已成妻
孥之托自今已往尚子望五岳而可以長游倘附高
名朱陳合一圖而庶幾再繪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啟

伏以向在南都、奉厠執鞭之列、近來北地、彌興扣閣之懷、雖吐握之方殷、顧趨趨而未敢、茲者、辭榮之會、仰德尤深、悵攀鳳之終、垂庸歌、驪以為、獻春言、瞻戀無任踟躕。

劉荅呂書

呂閣老之次子石
阡知府繼娶於劉

恭惟某官世承青胄、耦稱齊大、以傳芳德、重黃扉岳、為呂侯而鍾秀、次公五馬、共羨麟駒、之子維鳩、斯宜鳳匹、顧寒生之弱息、充君子之好迷、即使朱陳、難陪王謝、松蘿誤及箕帚、為慚所卒、小役大賢、私古、嬪吳。

而非絕物自諒萬無一及豈知嫁女而勝吾家賜簡
光闕承筐充戶借瓊瑤而仰答捧金玉以艱酬

張閣下啟

伏以廊廟元公式勤寅亮江湖小吏竊被春工卽如
艸木之無知亦囿欣榮之大化叩閣似瀆斷掃無私
恭惟相公閣下南岳儲精北辰近拱進賢才而退不
肖天下咸服其公先教化而後簿書士類勉知所向
盟心奉教每苦愚蒙擢髮籌愆尚蒙涵育三吳甲郡
仍叨別駕之榮千里寸心實切台垣之戀兼茲提問

雙鳳美濟八元，謂當馳賀於公庭，微效得人之深慶，則又以斯須芹曝，恐莫贖唐突之嫌，然旣而再四躊躇，乃自棄門牆之外，謹用三加薰沐，百拜緘函，恭詢萬福之綏，遙馳定省，翹仰九天之上，倍渴瞻依。

慈谿沈聘餘姚孫書

伏承某官以第幾位，令愛許聘某第幾男，某謹用遺聘者言，念忠孝傳家，遡靈椿而再世，詩書衍澤，紛寶樹之三株，紆玉拖金，聯班伯仲，宣文耀武，共獎家邦，因推舜水之諸孫，不讓虞廷之八凱，一爲李御，已曰

殊榮况涉葭依寧非踰分而某於尊親家左右慚非
金斷乃志切於登龍及此玉昆又駢叨於附驥矧寒
門之距高關既帶海而且襟江雞鳴犬吠相聞蛤美
魚味共有猥籍此以爲芹曝乃惡馬而敢攀援獲奉
尊俞豈勝感荷敬陳不腆伏冀包容

季聘瓊州唐書

言念四瀆所歸莫勝南海五嶺以外尤數瓊邦惟其
爲汪洋浩蕩之區是以多豪傑偉奇之產於貴門之
所值尤覺獨鍾故閩郡之見推其許絕盛先太翁清

朝柱石、媲美文莊、尊親家巨、浸鴟鵬、追芳跨竈、纔觀
上國、便作客卿、覽宮闕、而賦燕京、悅山水、而寓吳會、
攜家子、美舟中、咏敲針、畫紙之詩、有女雲英、橋畔合
乞茗呼漿之事、某姪某得、攀仙侶、幸此天緣、誰云萬
里之遙、遽訂百年之契、矧以兩弟之鑒宅、俱爲壬戌
榜中之人、于今今愛之、稱名、僭有姑侄、年家之雅、預
卜當歸時、而相與、益知藹和氣、於一國、四海、弟兄、萍
水、何限、一脉、道義、滋味、自長、敬簡良辰、爰通嘉、締肅
遣儀、而告廟、諒先靈之解頤、敬再拜、以臨緘、冀台尊

之俯領。

疏

雲深菴募

越王崢雲深菴者、勾踐飲馬、旣著雄圖、毆堯蛇蟬、復
留道跡、矗峰巒於雲表、襟江海以如裾、猿雀爲家、龍
天在座、覩茲絕勝、爰助沙門、邇者僧衆雲從、檀越星
集、捧華嚴而作禮、敷一字則拜一字、多如恒河之沙、
羣寶筏以隨流、望萬里期於萬里、諒登覺海之崢嶸、
衣鉢之涼薄、齋飯何供、帝輻輳之因緣、舍施有主、隨

心拋擲集衆果以成林有福承擔劈細流而皆潤豈
日矣要實爲至理發心諸德請次尊名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駁

王思任季重父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蓋捷報呈學使公

有序

側聞勝事便擬隨俗稱慶念無可致羔雁者
得報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製詞者二敬書
以充

試選蛾眉幾許長纖纖侵入鬢雲黃天邊奪得初三

月鏡裏描來第一雙。真國色好，天香。按排梳席待
君王。越溪多少蓮舟女，老却朱顏，不嫁郎。

措大卮，禁醕一場猛拚，典却破衣裳。非關雙眼看人

做。

古語云兩隻
眼看人做官

自勝千金許，贈將

因好事，累塵觴。

斷鴻數點在斜陽。欲呼細問長安事，爭帶泥金幾處
忙。

繼聞 廷對之捷復製賀新郎一闕

真聖主，龍目握新符。策士臨軒兩科收錄。暗卜今
年誰最好，剛得齊賢名族。親認取青宮叮囑。今日馬

啼催宴去記宮袍有領偏淡綠特
賜與澆醞醪男
見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一醉消他萬斛手取塵
冠彈欲碎不爲要君推轂正沈吟斷虹生北却似有
情相照映奈無言難與傳心腹幾時更談夜燭

景文長逸稿卷十二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論

治氣治心

二論一論養一論機頗明兵要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於鼓而論將之心也主於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於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不寧心時時而

敢且決之、使習於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
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
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
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且憂其明者昏、澄者
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
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
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
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
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

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敢決，莫若易之以治。秦舞陽十三而殺人人，側目不敢忤，此其氣何氣而心何心耶？及至秦庭而震且掉焉，子房跪履於老人，至於盡折其氣與心，而後許之曰：孺子可教也。然舞陽卒裂於秦庭，而良乃卒收其功於天下，此不可以觀治與不治之効耶？故利有所不動，害有所不避，欲有所不可投，猝然有所不

可驚、勃然有所不可怒、力拔山、勇蓋世、而有所不可用、此幾於治氣、治心之說歟、而猶未也、何也、此猶以効言也、凡人之情、養之於閒、則始可期於粹鍊之於緩、則始可責其効於臨時、夫以七尺軀殼之中、克塞之物、與吾一寸之靈、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養、而鹵莽其鍊、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於乍主、孰聽之、而孰從之哉、古之將多矣、無不治其氣與心、而其治氣與心、無不養之於閒、而始責期於粹鍊之於緩、而始求其効於臨時、太公不將乎、

效在紂也而辨幾微於敬怠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伊尹不將乎効在桀也而審取予之義否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孔子聖於將而姑諷以將者也效在於隳三都誅莒人也其治氣與治心者曰臨事懼好謀成也素也未聞以其鼓且決以襲而得也孟子儒於將能將而未嘗將者也其欲躋齊宣而王之也猶反手此非將之效而何效乎至於盡授

其訣於公孫丑則特有善養氣與不動心二三言耳。孰謂養氣者非將之治氣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動焉者非將之治心耶而又可以旦夕爲耶而黜與施舍此二人者又鼓氣之尤而敢決其心者之首鼓於一時而敢於一旦者之魁也而孟子痛非之則治氣之果不在於鼓而治心之果不在於敢且決又不在於襲而取之也益明矣彼孟子者方且孺其服士其冠緩其帶安其履委委跼跼進而與齊梁之君談道而論德退而與其徒學孔而希周明而以對於人幽而

以謹於獨辨事之非義而決不敢妄於一行辨人之
非辜而決不敢妄於一殺其致密於一塵一芥之微
者既如此而其晝夜之所從事乃在於助與忘帥與
充至與次厥與趨得於言與不得於言揠苗與不耘
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幾於有無之間而致其謹
於鬼神所不得窺之際視其氣息之柔若屬續而欲
絕而心之澄且燭也若淵之未瀾而旭之始登以至
於枉直辨義利明則大者塞於天地然後機之敏而
斷也若舍括而胆之所向而所決也雖百責育於吾

前而無所用其勇也、然後敢開口而決之曰、齊可王而王可反手也、蓋爲將者之氣與心、必至此而後可以言治、而治氣與心、必如此而後可以盡將之道、而無遺噫、此誠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將者、儒與將一也、儒與將一、故治氣與治心一也、今之言將者、儒與將二也、儒與將二、故治氣與治心、鼓且決者、以屬之將而不鼓且決者、以屬之儒也、惜也、以孫子之才、其於心與氣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氣、氣從心一也、言治氣則不必贅以心、言治心則不必

贅以氣而孫子竝言之竝治之非吾儒之道也且夫避其銳氣擊其情歸者此審彼之氣也而孫子以爲治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此審心之候也而孫子以爲治心此又不知其何說也惜也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

行之利
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
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
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
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
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
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
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
以勞而爲逸、或以強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強、而乘之
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以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

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故敵方虛也。而胡爲乎實也。是敵之變化也。吾前避彼之實。而擊彼之虛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敵方實也。而胡爲乎虛也。是敵之變化也。吾且擊彼之虛。而避彼之實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甚至於敵本實也。而果示之以實。以爲吾方且疑其虛也。而誘吾之擊也。敵本虛也。而果示之以虛。以爲吾方且疑其實也。而本吾之不擊也。虛而實之。實而虛之。虛而虛之。實而實。

之以至凡所謂饑飽勞逸強弱之類莫不皆然是敵
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
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
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
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
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
其或失也而况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
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於空衡之
上其低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久竹生青

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人反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爲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爲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爲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

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論五行生成之數 有奇識可參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
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餘四又並如此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奇數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籌然天既從第一數起則地自當以第六當第一數起矣六卽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

北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所成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嘗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做兩

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盂泥沙相和之水，然澄之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邪廓爲衛，氣所克周者，卽天。五藏爲營，脈之所藏而遠者，卽地。本一身也。故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卽用彼安

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水

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
之大、不然、只一塊硬地、直天中一粒豆耳、天地五行、
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而今日天一生水、地六
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
字者、猶之可也、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矣、非無形之
物矣、天一與地六合爲七、苟除却五、則天與地
正、各得一矣、適停勻矣、凡四行之生成之數、竝如此、
一行之數、除五而數之、則所剩之數、亦各各如此、停

勺而五數屬土四行莫不稟之而成蓋天與地道
其半借輕重之銖兩以明之則如各具一分五釐
也苟知此則雖謂地二成火天一生成火可也此下四
行俱以一與二爲生之成之可也作者欲盡自一至
十之數故如此錯文以就河圖洛書耳

河圖北數一與六水生成也南數二與七火生成也
東數三與八木生成也西數四與九金生成也中數
五與十土生成也使如愚前所云除五而算之則各
停勺也

洛書一六共一方隅，水也。二七共一方隅，火也。三八共一方隅，木也。四九共一方隅，金也。而五居中位，除却中位之五，則四方之陽數與四隅之陰數，七與三并，一與九并，各得十五。其他各得十五，故此自見亦各停勻也。

天地二字只作陰陽解，此要旨。土字亦只作中和解，冲氣解。五行竝因一太極而有。

其所謂生成，一時皆了，而亦莫測其何始何終。如分摘一行而言，雖單謂之曰生可也，單謂之成亦可也。如後來所云木生火等，不過據有形質之後，而爲又

耳非先天混一之玄化也。且如天與地分而有形之
後，其以一生水也。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生之。以六
成水，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成之。而天地兩家莫
一家分半以生，一家分半以成。又作何形狀，功用漸
次。及取料辨材於何所耶。皆不通之甚者也。

軍中但聞將軍令論

古之善爲將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而古之善將
將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夫人之情，莫不樂生而
惡死。而其駟而之敵也，則固十死而一生。欲其不畏

敵也。既已甚難矣，而兵又不可以嘗試而爲之者，則其士卒之畏敵與否，固無由而前知之也。善爲將者，于此不得不有所假以試之矣。軍中但聞將軍令，而置天子之詔于不聞，亞夫之卒，其真不畏敵者哉。何則？古之爲將者，以爲吾將馭人于死地，必使之易敵，而後可以決勝。畏敵之罰，吾固有令以申之于前，有法以齊之于後矣。然士之于敵，不可以嘗試而爲，其畏之與否，不可以先事而知，又如此也。然而人之情，易趨于其所尊貴，而法之行，亦易撓于其所尊貴，于

是借尊貴之望以試吾法而尊貴者莫若天子吾法
之所在使吾一介之士不得以聽諸天子而天子以
萬乘之尊不得以搖吾之一言奪其情干人之所異
趨者必行其法于人之所易搖者蓋于此而士之畏
敵與否可以試而知之矣嗟夫士之所以畏敵而走
者以其能殺我也而天子則固能生殺人者也宣將
軍之令以與天子抗于平居無事之時謂不能奉將
軍之令以與敵人死于白刃交飛之際哉蓋嘗聞冒
頓之治兵以方其父單于謀殺頓而立其愛子也頓

乃令騎射者隨鳴鏑所向，其後以鳴鏑試射其善馬，愛妾而不射者，輒斬之，卒以此術殺單于及其母弟，與大臣，取單于之國，如反掌。夫冒頓之士，不畏其所愛之妾也，而何有于父？不有其父也，而何有于諸人？然而父不可得而試也，而以試諸其愛妾，知士卒之不畏吾愛妾矣，而後用之于父，可決也。殺其父以奪弟之國，冒頓于人子，則非孝矣。試諸其妾，而使人必殺其父而無阻，冒頓之于治兵，固善將者之所不遺乎。雖然，冒頓固嘗殺其不射馬者矣，又嘗殺其不射

妾矣。亞夫起倉卒，承先牘，提一旅之軍，以屯于細柳之上。未聞其置人于法，以明已之罰，而其士卒一旦與天子抗而不顧。此其故何哉？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豈其受命之時，忠誠慷慨，義形于詞，如古所謂一言之發，而三軍有挾纊之溫，遂足以輕其死命耶？又不然，其將革其心志，愚其耳目，如徒木立信者之所爲，亦未可知也。其平時無以激人之心，堅人之信，而欲奪人之素所趨向，而卒犯其難，世寧有是理哉？雖然，爲將

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也。易爲君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也。難蓋使士卒畏已。有才者類能辦之。而聽士卒畏將。非濶達而大節者不能也。是故有文帝之寬。斯足以成亞夫之嚴。不然則軍中固不知有天子之詔矣。走一使而奪之符。亞夫其可諉以不知耶。志有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信矣。

策

問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兵固非儒者之所宜獨廢也。迨于後世。其說始煩。然而最要而簡。

者莫如孫子十三篇而十三篇中最要而簡者形勢
兩篇舉之矣。今其論形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論
勢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夫千仞之谿山其高遠
等耳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如
其旨同也。則亦衍文贅語焉耳。而胡取于孫子不然
則必有微機獨旨。深有得于形自形勢自勢其功雖
互相爲用而自有截然不相干者。存乎其間。此正所
謂要而簡者也。而其可以不講乎。始計篇論爲將曰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軍形篇則曰善戰者無智名

無勇功。軍形篇論戰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而虛實篇則又曰：勝可爲也。言實相背矣。孫子書數千言耳，言兵者舉莫出其上。至其以身用之于吳，其成功卜不逆書之一于行，又相違矣。凡此皆不可以不講。爾諸士子必有悉其所以然者，願毋隱。

古人之言，固有似同而實異者，亦有似異而實同者。學者讀其書，會其意，斯可以用其言。苟徒泥其言，窒其用，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若夫論其言于今日，則是考其行于他日，則非。君子慎察其所言，果非空虛。

而無實則必其所處之地與所遇之時不足以副其言而亦非言之爲過也。世之論兵者多矣。察其言非空虛而無實者莫如孫子。然而異同之間固不能無疑于君子矣。而其最可疑者則明問所舉形勢之類是也。夫兵形與勢義至異也。千仞之谿與千仞之山說至同也。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是以至異之義而淆之以至同之說。即使藝文之士無益于實用。猶知避之。而謂孫子爲之設噫。蓋亦就孫子之書而求之乎。其言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

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又以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殲擊、節如發機。故直斜險易、通塞廣狹、千仞之谿所以形水者也。而谿直則水直、紆則水紆、險則水湍、湯則水注、通塞廣狹無不皆然。誠如是、則是水之形非自爲形也。因谿之形而形之者也。故形者誤敵之具也。形必示敵以所可見、所可見者形也。故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不曰勢、而曰形。至于勢、則吾之所以使衆之權也。李牧飽士、士猛思決、韓信背水、人自歎戰。鄧艾過險、卒無還心。田單誤燕、劓掘含憤。事雖不同。

同歸于奮非所謂曠弩發機欲止之而不可得乎止之而不可得者勢也故勢者使衆之權也勢必制衆以所必趨故轉圓石于千仞之山不曰形而曰勢由此言之其言非似同而實異乎然必設形以誤敵于形者有可乘之機而後置衆于必趨之勢者始不至于空發而無益則形與勢其爲用雖異而實則同矣他如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以論爲將之常道耳而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必乘敵之所易敗惟其易之甚也故辟如舉秋毫不爲力見日月不爲明也

蓋其所勝者、勝其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武王以三百當紂十萬之師、而前途爲之倒戈者、此也、使有智名、有勇功、則必勝敵于難矣、深人敢戰、衛霍之聲、稱滿天下、而漢之士馬物故、大略與匈奴相當、不遂幾于不振乎、于論將則求于難、故貴智、貴勇、于取勝則求于易、故不貴智、不貴勇也、又其他若所謂勝不可爲者、言不能爲之、于敵也、勝可爲者、言能爲之于已也、爲之于已、以待敵之可勝、雖不能爲勝于敵、而自不容其爲勝矣、凡此非所謂其言似異而實同

者乎。夫以孫子之言若此，其要眇而無言，大而各適於用也。至其親以自試之于吳，曾不知巫臣公子光之一奮，迨于入郢之役，則又多出于子胥夫槩之謀也。故馬遷敘記入郢，止曰孫子預有勞焉，而不著其事。由此觀之，豈孫子之言真不適于用乎。夫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而以加于孫子，則不可也。蓋嘗觀其始見闔閭，卽斬其宮嬪，以示兵法之可用。闔閭止之而不得，欲下觀之而不敢，意者當斯時也，闔閭必已短其爲人矣。故其用之爲將，必且制之而使不得。

專小之而使不得遂也。是以卒無成功。是故雖有資
育。授之以快斷。不能施其勇也。雖有師曠。撫之以土
缶。不能布其音也。愚故曰。苟言是而行非。君子慎察
其所言。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遇之非時。而非言
之爲過也。謹對。